

关于占城稻若干问题探析

黄 桂

自宋以降,有关占城稻的论述颇多,似不容后人置喙。但是关于占城稻何时传入中国,究竟是何品种,仍是论者纷纷,莫衷一是,而潮州金城稻问题的介入,更使问题扑朔迷离。下面试就占城稻传入时间与有关占城稻资料记载的种种问题,作一探析。金城稻产地的考证及其它问题则另文探讨。

一、推广至江淮的时间

关于占城稻传入时间问题,诸史缺载。唯有关占城稻在宋真宗时推广到江、淮、两浙的情况,正史对之有较详细及权威的记载。为便于分析起见,现将有关资料摘录如下:

《宋史》云:大中祥符五年五月戊辰,“帝以江、淮、两浙稍旱即水田不登,遣使就福建取占城稻三万斛,分给三路为种,择民田之高仰者蒔之,盖旱稻也。内出种法,命转运使揭榜示民,后又种于玉宸殿,帝与近臣同观,毕刈,又遣内侍持于朝堂示百官,稻比中国者穗长而无芒,粒差小,不择地而生。”^①

《宋会要辑稿》:大中祥符五年五月,遣使福建州,取占城稻三万斛,分给江淮、两浙三路转运使,并出种法……^②

《国朝会要》:大中祥符五年,遣使福建取占城禾分给江淮、两浙漕,并出种法,令择民田之高仰者,分给种之。^③

这三条资料告诉我们如下史实:一是占城稻先传入福建,再由福建推广到江、淮、两浙。二是从福建取种的时间为大中祥符五年(1012),数量为三万斛。

二、占城稻传入中国的时间

上面既已分析了有关占城稻传播情况的可靠记载。下面,我们再来谈谈占城稻传入的时间。最早接触这一问题的是文莹的《湘山野录》。现将其说抄录如下:“真宗深念稼穡,闻占城稻耐旱;西天绿豆子多而粒大,各遣使以珍货求其种,占城稻得种二十石,至今在处播之……始植于后苑,秋成日宣近臣尝之,仍赐占城稻及西天绿豆御诗”。^④从史实上看,文莹说有二误,一是将宋真宗推广占城稻与首次引进占城稻,混为一谈。二是将当时于江淮两浙开始种植的占城稻,臆测为从占城引种。究其实,文莹所述宋真宗时江、淮、两浙种植占城稻事,与《宋史·食货

志》所记实为一事,只是不知其种来自福建而已。

文莹之说在有宋一代较少为人们所征引与信服。如前引罗愿文,虽转录了文莹之说,但笔锋一转,即道出此说与正史之相悖处^⑤。但后人少注意这点,不仅沿袭文莹之说,还加以改造,或杂揉正史,或掺入自己的主观感觉。如明黄省曾云:“宋氏使占城,珍宝易之”。^⑥《八闽通志》:“《湘山野录》云:宋真宗以福建田多高仰,闻占城稻耐旱,遣使求其种得一十石,以遣闽民”。^⑦何乔远亦沿袭此说^⑧。王夫之更进而曰:“其(指仁宗)有大德于天下者,船海买早稻万石于占城,分授民种是也”,^⑨不仅改造文莹之说,(二十石变万石),且将真宗之功归于仁宗。而康熙御制《几暇格物编》亦谓:“昔宋仁宗闻占城有早熟稻,遣使由福建而往,以珍物易其种,给江、淮、两浙”。^⑩也是将真宗、仁宗搞混。清人郭柏苍《闽产录异》也受《八闽通志》与《闽书》的影响,除将其中的一十石改成二十石外,其余均同其说^⑪。

宋真宗时期占城稻传入中国说,言者虽多,但溯其源,文莹实为始作俑者。我们前已分析了文莹之说的错误所在,其它各家之说自然也站不住脚。

接下来再来看看唐太宗时期传入说是否成立。《会稽志》云:“相传唐太宗伐占城得其种”。^⑫考唐太宗时期没有对占城发动过战争。只是贞观四年(630)林邑献火珠,“有以其表辞不顺,请讨伐之,上曰:好战者亡……小国胜之不武,况未可必乎?”^⑬况且初唐及中唐尚称占城为林邑,据目前所见资料,改称林邑为占城的最早时间为乾符年间,据唐昭宗时的广州司马刘恂载:“乾符四年,占城国进驯象三头”。^⑭尽管占城国从未改过名,一直称为占婆(Champa-pura),但在中国各朝代对之的称呼则不尽相同。^⑮如果占城稻在唐初期或中期便传入中国,则应称之为林邑稻而不应称之为占城稻。因而《会稽志》所说的“唐太宗时期占城稻传入中国说”显然不符合历史事实。但这却反映了在民间口耳相传中,占城稻的传入在宋代以前。如何证实这一推测,看来要从三万斛占城稻种入手。

宋代福建方志流传下来的只有三种:梁克家的淳熙《三山志》;赵与泌修、黄岩孙纂宝佑《仙溪志》;胡太初修、赵与沐纂开庆《临汀志》。前二者都谈到占城稻,而后者则未及。福州(三山)、兴化军的仙游县(仙溪)均属下四州。由于不能完全排除漏载的可能,还不能遽下结论说当时汀州及上四州的其它州县没有种植占城稻。不过,有案可稽的是,据《闽产录异》记载,清光绪年间占城稻在“延、建、邵、福宁、龙岩种者尚少”。^⑯按常理推论,福建“地狭瘠,而水源浅远”^⑰(山县尤甚)的环境正适合占城稻的种植。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。不管是因为山区消息闭塞,保守落后,抑或是当时山区另有耐旱稻,都说明一个新品种的推广及为当地人所接受,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,远非短短的十几年或几十年所能济事。尤其在各种传媒远远落后于今天的古代。因而我们基本可以推知北宋初占城稻的种植主要在下四州(即福、泉、兴化、漳),上四州即使有,也极少。换言之,宋真宗大中祥符五年从福建所取的三万斛占城稻种,应该是全部来自下四州。^⑱

福建下四州多属南、中亚热带海洋性气候,气候温暖,降雨量丰富,既适宜种植水稻,又适种植经济作物。下四州又有海外贸易之便,经济作物的发展更具优势。如荔枝,程师孟(熙宁时知福州)曾说过:“一等翠林无别木,四边唯有荔枝园”。^⑲北宋时蔡襄(1012—1067)亦曰:“(荔枝)福州种植最多,延施原野,洪塘水西,尤其盛处,一家之有,至于万株。”又说荔枝“初著花时商人计断之以立券,若后丰寡,商人知之。不计美恶,悉为红盐者,水浮陆转,以入京师,外至北戎、西夏,其东南舟行新罗、日本、琉球、大食之属,莫不爱好,重利以酬之。故商人贩益广,而乡

人种益多，一岁之出，不知几千万亿”。^⑤又如甘蔗，《太平寰宇记》言，福州干白沙糖，土产最饶^⑥。又言泉州土产是甘蔗^⑦。可见种植不少。

除荔枝、甘蔗外，桔、柚、香蕉等种植面积也都比较大。总而言之，下四州的土地不全是用于种植水稻。即使是种水稻，也不全是种植占城稻。宋代福建水稻品种甚多，仅《三山志》所载就有早稻九种，晚稻十一种，糯稻十一种^⑧。此虽是南宋情况，但水稻有极强的历史继承性，北宋时流传下来的品种应占绝大多数。这些水稻品种中，用于酿酒的秬与糯，种植面积就比较大。福建为烟瘴之地，人们多饮药酒以避瘴气。南宋进时曾有臣僚请榷闽中酒如中州法，遭到有识之士的反对，说是“八州之民，以酒为业者十室八九。一收其源，人尽失业”。^⑨此说虽难免言过其实，但也反映了当时种秬、糯私酿者确实不少。

元丰年间福建垦田数仅 11091990 亩，大中祥符年间应少于此（少 10% 左右^⑩）。扣除上四州的垦田数，再扣除下四州种植经济作物与其它农物的面积，我们估计下四州种植水稻的面积大约只有 200 万亩上下。

现在再来谈谈三万斛稻种的问题。作为稻种，只能是带壳的稻谷。稻谷折米的一般通则为对半折。三万斛稻谷折成米为 15000 斛。当时福建的田税是中田八升，下田七升四合。^⑪中下田比例不详。即便是对半折，每亩税米 0.077 石。宋代斛即为石。^⑫那么，这三万斛稻种亦需从 194805.19 亩土地上征得。大约占下四州水稻种植面积的 10%。可见，占城稻在下四州的种植比较普遍。这也从另一方面说明占城稻传入福建已颇有时日。

福建的开发始于唐中后期，唐代已有胡商往来福建的记载（其实主要指福建沿海，尤以泉州为最）^⑬。只是尚无直接的资料证明当时占城与福建有直接的贸易往来。但咸通四年秋七月，“时诸道兵援安南者屯聚岭南”，为解决军粮问题，采用润州人陈碯石言，“造千斛大舟，自福建泛海，不一月至广州”。^⑭这次援助安南的军事行动及大规模的自福建运粮的海运活动，无疑增加了福建对安南及邻近诸国（包括占城）的了解及联系，为五代时期王审知治闽，积极发展海运，招徕番舶，打下了良好的基础。道光《福建通志》云：“按前此海道，北仅通会稽，南惟訖广州。至是（指审知时）利涉益远，且招徕番舶”。^⑮此说虽不乏溢美之辞，但王审知治闽时期，福建对外联系与往来较之唐代有进一步的发展，当为事实。并且留下了与占城国直接往来的实物资料。闽县龙德外汤院（即温泉）旧有蕃书二碑，在方塔五级，为占城国相所立，“伪闽天德二年占城遣其国相金氏婆罗来，道里不时，遍体疮疥，而沐之即瘳，乃创亭，其鸠僧以伺之”。^⑯五代时期占城与福建的往来已较密切。

上文我们已否认了北宋真宗时期占城稻传入中国说；亦排除了唐中期以前传入的可能；占城稻在福建推广的情况又表明：至大中祥符五年，占城稻的传入已颇有时日。据此，我们可以断定，占城稻最有可能于唐末、五代时期传入福建，并且是从沿海某州县的港口传入，尔后又沿海岸线传播到下四州的其它州县。

三、史籍、方志、中所谓的占城稻

史籍、方志、关于占城稻记载十分混乱，现录数则于下：

1) 嘉泰《会稽志》非糯类：早占城又名六十日；中占城有白婢暴、红婢暴、八十日；晚占城有黄岩、硬秆白、软秆白、红占城；寒占城得霜乃熟，又叫叶里藏，禾粲挺然出穗之上，与它稻异。凡

占城，土人又谓之金城。糯类：金钗糯粒细多汁亦占城之属^⑧。

2)嘉定《赤城志》非糯类(原作秈)：最早日六十日……其次早者曰百婢暴。占城稻土俗谓之百日黄，又其得自闽中^⑨。

3)咸淳《临安志》非糯类(原作秈)：早占城早熟，糯类(原作粳)：金钗^⑩……

4)宝庆《四明志》非糯类：占城，未言早晚^⑪。

5)绍定《澈水志》非糯类：百日子、六十日子^⑫。

6)宝祐《琴川志》非糯类：六十日稻^⑬。

7)至顺《镇江志》非糯类：小稻(粳)：六十日、八十日、百日(占城来)^⑭。

8)淳祐《玉峰志》非糯类(早稻)：六十日、百日稻^⑮。

9)淳熙《三山志》非糯类：早占城、晚占城，占城稻土俗又称之为百日黄^⑯。

10)宝祐《仙溪志》(兴化军仙游县)非糯类：无芒而粒细曰占城稻，其种甚多，难以俱载^⑰。

11)淳熙《新安志》非糯类：占禾，本出占城国，其种宜旱，亦曰旱稻^⑱。

12)王桢《农书》：“今闽中有得占城稻种，高仰处皆种之，谓之旱占，其米粒大而且甘，为旱稻种甚佳”^⑲。

13)徐献忠《吴兴掌故集》：“吾居山中往往旱荒，乞得旱稻种，吴石岐大参家糯紫黑色，而梗者白……今北方高仰处类有之者，因宋时有江翱者，建安人，为汝州鲁山令，邑多苦旱，乃从建安取旱稻……高原种之，岁岁足食。种法大率如种麦，治地半豫浸一宿，然后打潭下子，用稻草灰和水浇之，每锄一次，浇粪水一次，至于三即秀矣”。^⑳

14)黄省曾曰：“其粒小而色白，四月而种六月而熟，谓之六十日稻，又迟者谓之八十日稻，又迟者谓之百日赤。而毗陵小稻之种亦有六十日粳、八十日粳、百日粳之品，而自占城来，耐水旱而成实(旱)，作饭则差硬”。^㉑

15)康熙则曰占城稻“即南方所谓黑谷米也，粒细而性硬，又结实甚稀，种者绝少”。^㉒

16)《广东通志》谓占城稻“五月收，晚者九月收，水种之，止一熟，有赤、白、黄、斑诸色”^㉓。

17)《潮州府志》：“又有占稻，俗名黄占、白占、赤占、埔占”。^㉔

18)徐矩曰占城稻即“今尖头黄粳米”^㉕。

以上所列只是选取较有代表者，如果我们继续列下去，还可以列出许多称之为“占城稻”的水稻或旱稻。上述所谓“占城稻”，如按习性分，有旱稻、有水稻；有糯稻、亦有不糯稻；有早、中、晚稻，也有寒占城稻；有60天、也有80天、100天稻等等。不仅品种丰富多样，并且颜色也斑斓多彩，令人眼花缭乱。占城稻是否有这么多的品种，值得辨析。

关于占城稻究竟是水稻或是旱稻，正史没有明示。《宋史》用“盖旱稻”^㉖作了不太确定的判断。我国著名的农学家王桢与徐光启均认为占城稻是旱稻，^㉗丘浚亦坚持认为真宗在江、淮、两浙所推广的是“旱禾”^㉘。真宗为推广占城稻，曾将占城稻的种法揭榜示民，故史料载其种法甚详：“其法曰：南方地暖，二月中下旬至三月上旬，用好竹笼，周以稻秆，置此稻于中，外及五斗以上，又以稻秆复之，入池浸三日，出置宇下，视其微熟，如甲拆状，则布于净地，视其萌与谷等，即用宽竹器贮之，于耕了平细田，停水深二寸许，布之。经三日，决其水，至五日，视苗长二寸许，即复引水浸之一日，乃可种蒔”。^㉙《宋会要》此段记载是最原始，最可靠的史料；且用今天科学的眼光来诠释这段史料，占城稻是水稻而决非旱稻。

关于占城稻的基本特点，《宋史》已作了简略的交待：“穗长无芒，粒差小，不择地而生”^㉚。

马欢在占城稻的故乡占城国,所亲见当地土种水稻也正是“米粒细长多红者”。^⑥

综上所述,我们对占城稻的特征特性可以作出这样的界定:它是一种耐旱、成实早、不择地而生的籼类水稻品种之一,米粒较粳米细小,并且米质粘性差,较硬而不好吃;米的颜色多红白二色。了解了占城稻的上述特点,便可对史籍方志有关占城稻的各种记载进行辨析。

旱占城是否是占城稻。今天的科学试验表明:水稻具有两重性,既可在水里种植,又可在旱地种植,但水稻旱种,一是死秧的概率高,二是产量低,即便是经过长期的驯化培养,亦无法改变其本性。所以将占城稻作为旱稻种植,产量便毫无保障,因而也失去了在江、淮、两浙推广的真实意义与价值,更遑论在偏僻的钦州宋时会出现“民乐占城稻米丰”^⑦的情景!徐献忠记载江翱在鲁山推广的“占城稻”产量极高,民“岁岁足食”,但从其种植之法看,是旱稻而不是水稻,因此江翱所推广的就不是占城稻。并且,《建阳县志》载江翱事迹颇详,却未言及他所推广的水稻是何品种^⑧。可以肯定的是,北宋初期属于上四州的山县几乎没有种植占城稻的可能,因而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作出进一步的推断:江翱在鲁山所推广的是建安的一种旱稻,与占城稻无涉。

至于王楙的“米粒大而且甘”的“旱占城”稻,与占城稻的基本特点也完全相左。水稻遗传因素相当稳定,在肥瘠不同的土地上,即便是经过长时期的培育,米质只能在一定的程度上稍有改变,但总的变化不大,更不可能在米的形状上产生什么大的变化。当然,被称为“旱占城”的,也未必尽非占城稻。如《宋史》与《新安志》都把耐旱的水稻称为旱稻,这属于运用概念之欠准确。为此我们应该说真正的旱稻必非占城稻。耐旱的“占城稻”则既有占城稻,亦有将其它稻种混归占城稻的情况。

糯占城稻的问题。今天的科学试验表明:水稻在不同的时间和空间,由于多型性潜在力的作用,会产生新品种,但不会改变其本质。基于这一点认识,我们亦可排除占城稻变为糯稻的可能。故《会稽志》所谓金钗糯亦占城之属,应是误记,《赤城志》亦提及金钗糯,就未言其为占城稻。

关于早、中、晚及寒占城稻的问题。《会稽志》所言早、中、晚、寒占城稻之名称甚多,除《临安志》提到早占城,《三山志》载有早、晚占城稻外,其它史籍方志均未言及早、中、晚乃寒占城稻。值得注意的是,《会稽志》所载早、中、晚占城稻的名称,亦散见于其它方志,但都不被认为是占城稻。不可否认,感温性品种的晚稻及对光照不敏感的早稻在时空转换的条件下,会产生不同成熟期的新品种。上引早、中、晚、寒占城稻,虽不能完全排除它们是占城稻的可能性,但也无法确认其为占城稻。

关于六十日、八十日、百日稻的问题。上所列资料显示,既有称之为占城稻的,亦有不认为它们是占城稻的。黄省曾则对之作总结了分析,认为既有占城稻之属的六十日、八十日,百日稻(又称百日黄),也有其它水稻品种的六十日、八十日、百日稻。

关于占城稻的色彩问题。在占城稻的特点一段中,我们已分析了占城稻多红、白二色,至于那么多五颜六色的称之为“占城稻”的稻种,多非占城稻。至于具体原因,下面将要谈及。

史籍、方志关于“占城稻”记载如此混乱,主要是因为古代尚未能对水稻品种进行科学的分类,因而常用占城稻的某一特性来进行界定。如占城稻的特性是耐水旱,不择地而生,有的史籍与方志,便误认为旱稻或耐旱的水稻即占城稻。

其次是因为各地方言概念不同。如关于“粘”与“粳”,因地因人而异。如苏轼《南海文》:“以

粘为饭,以糯为酒”,^①此“粘”显然指有别于糯的不粘的粳与梗而言。而高州土人则“反以不粘者为粘”,^②《广东通志》以为“禾,名类最多,大抵梗秠二种,而粘介乎其间”,^③而越人又“谓芒为粘”。^④李时珍对各方言概念的差别未加详察,竟笼统认为籼稻“种自占城国,故谓之占,俗作粘者,非矣”,^⑤将或兼指梗与粳的“粘”;或单指粳类的“粘”,以及单指芒的“粘”,统统更称之为占。屈大均对粘之解释更是前后矛盾,他一方面认为“粘米似梗而尖小,长身,其种因闽人得于占城故名占,亦曰粳”,把粘、占、粳等同起来;另一方面又认为:“岭南之谷多粘,有青粘、黄粘、银粘、油粘、又有鼠牙、虎骨……鱼串之目,而交趾粘为多”,^⑥似乎又认为“粘”仅指粳类稻。

再次,大小概念的混淆。如前引屈大均文,将粘、占、粳等同起来。实际上占只是粳类水稻的亚种之一。又如舒璘文:“谷之中又有高下焉,有大禾谷有小禾谷,大禾谷今谓之梗稻……小禾谷之谓之占稻,亦曰山禾稻,粒小而谷无芒”,^⑦舒璘所谓的小禾谷与《新安志》、《镇江志》为同一意,指籼稻,舒璘即因占城稻具有粳类稻的某些特征,而误认为粳即占城稻。

由于以上种种原因,占城稻的记载混乱而令人不解,因此有加藤繁《中国占城稻栽培的发展》^⑧,何炳棣《中国历史上的早熟稻》^⑨,游修龄《占城稻质疑》^⑩等文对此进行辨析。本文则是在其基础上,从另一方面对占城稻的若干问题进行探析。

(本文有关水稻方面的知识蒙厦大生物系的王候聪老师、福建农大的林文雄老师等惠赐,在此谨表志谢!)

注释:

①《宋史》卷一七三《食货上》,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与之略同,从略。

②《宋会要辑稿》食货一之十七,十八。“福建州”之“州”字应是衍字,考宋代有关史集,均无“州”字,且辑稿录自《永乐大典》,大典多错字衍字,已为人们所熟知,兹不多论。

③[南宋]罗愿《尔雅翼》卷一《释草一》引《国朝会要》,丛书集成本。

④文莹《湘山野录》卷下《真宗求占城稻种》,中华书局,1984点校本。

⑤罗愿《尔雅翼》卷一《释草一》

⑥黄省曾《理生玉镜稻品》不分卷,丛书集成本。

⑦《八闽通志》卷二十五《稻》,厦大古籍室手抄本。

⑧何乔远《闽书》卷一五〇《南产志·稻》,福建人民出版社1995年点校本。

⑨王夫之《宋论》卷四《仁宗》,中华书局1964年点校本。

⑩郭尔泰等《授时通考》卷二十《稻》引《几暇格物编》,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。同时李彦章《江南催耕课稻编·江南早稻之种》亦引,光绪二十年刊本。

⑪郭柏苍《闽产录异》卷一《谷属》,岳麓书社1986年点校本。

⑫嘉泰《会稽志》卷十七《草部》,中华书局1990年宋元方志丛刊本。

⑬《资治通鉴》卷一九三,贞观四年五月丁亥条。

⑭[唐]刘恂《岭表录异》卷上,鲁迅校勘,广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。

⑮[法]司马昂洛《占婆史·序》冯承钧译,中华书局1956年版。

⑯郭柏苍《闽产录异》卷一《谷属》。

⑰方勺《泊宅编》卷三,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。

⑱所谓上四州、下四州即八闽之称,应始自宋室南渡后。北宋尚只有七闽,此说为方便理解起见。

⑲王象之《舆地纪胜》卷一二八《福州·题咏》,中华书局1992年影印本。

⑳蔡襄《荔枝谱》卷三,丛书集成本。

- ②①《太平寰宇记》卷一〇〇《福州·土产》，丛书集成本。
- ②②同上书卷一〇二《泉州·土产》。
- ②③《三山志》卷四十一《土俗类·物产》，中华书局 1990 宋元方志丛刊本，以下未特别注出者，均为此刊本。
- ②④李弥逊《筠溪集》卷二十四《龙图阁直学士右通奉大夫致仕叶公墓志铭》，四库珍本初集本。
- ②⑤参见朱维干《福建史稿》第 190～200 页，福建教育出版社 1984 年版。
- ②⑥《文献通考》卷四《田赋四》，中华书局 1984 年影印本。
- ②⑦参见漆侠《宋代经济史》第 134—138 页，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7 年。
- ②⑧参见[日]桑原隲藏著《蒲寿庚考》陈裕菁译，第一章八第二章，中华书局 1954 年版。
- ②⑨《资治通鉴》卷二五〇，唐咸通四年秋七月条。
- ②⑩⑪重纂《福建通志》卷八十六《历代守御篇》；卷二六四《闽县寺观》。
- ②⑫嘉泰《会稽志》卷十七《草部》。
- ②⑬嘉定《赤城志》卷三十六《土产》。
- ②⑭咸淳《临安志》卷五十八《物产》。
- ②⑮宝庆《四明志》卷四《叙产》。
- ②⑯绍定《澈水志》卷上《物产门》。
- ②⑰宝祐《琴川志》卷九《叙产·谷之属》。
- ②⑱至顺《镇江志》卷四《土产》。
- ②⑲淳祐《玉峰志》卷下《土产》。
- ②⑳《三山志》卷四十一《土俗类·物产》。
- ㉑宝祐《仙溪志》卷一《货殖》。
- ㉒淳熙《新安志》卷二《土产》。
- ㉓王楙《农书》卷七《早稻》，中华书局 1956 年版。
- ㉔徐献忠《吴兴掌故集》卷十三《物产类·禾稻》，吴兴丛书本。
- ㉕黄省曾《理生玉镜稻品》。
- ㉖《授时通考》卷二十《稻》引康熙御制《几暇格物编》，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。又见李彦章《江南催耕课稻编·国朝劝早稻之令》，光绪二十年刊本。
- ㉗阮元《广东通志》卷九十五《物产二·谷之属》，同治三年刊本。
- ㉘乾隆《潮州府志》卷三十九《物产》，乾隆四十年刊本。
- ㉙《江南催耕课稻编·早稻原始》引徐炬言。
- ㉚《宋史》卷一七三《食货上》。
- ㉛王楙之说见前引文，徐光启《农政全书》卷二十五《树艺·谷部上》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。
- ㉜丘浚《大学衍义补》卷十四《固邦本·制民之产》，同上刊本。
- ㉝《宋会要辑稿》食货一之十七、十八，大中祥符五年五月条。
- ㉞《宋史》卷一七三《食货上》。
- ㉟《瀛涯胜览》占城国条，丛书集成本。
- ㊱祝穆《方輿胜览》卷四十二《钦州·题咏》陶弼三山亭诗，上海古籍 1991 影印本。
- ㊲嘉靖《建阳县志》卷九《江文蔚附侄翱传》，上海书店 1962 年影印天一阁本。江翱何时为鲁山令无载，江文蔚北宋早期为官河南，江翱为北宋人无疑。
- ㊳乾隆《潮州府志》卷三十九，《物产》引。
- ㊴[光绪]杨霁《高州府志》卷七《物产一·谷之属》（台版）。
- ㊵阮元《广东通志》卷九十五《物产二·谷之属》。

（下转第 40 页）

- ④《明成祖实录》，卷 32。
- ⑤⑦②⑨《天津县志》卷 4、卷 21、卷 22。
- ⑥⑩《天津卫志》卷 4“艺文”、卷 2“官职”，卷 1“形胜”。
- ⑦李森《天津开埠前城市规划初探》，《城市史研究》第 1 辑第 22 页，天津教育出版社 1989 年版。
- ⑧参见《续文献通考》卷 3，《田赋考》。
- ⑨《明史·董应举传》卷 242。
- ⑩《明史·李继贞传》卷 248。
- ⑪⑬光绪《重修天津府志》卷 28、卷 11。
- ⑫《明史·职官志》卷 73。
- ⑬明代天津地方官吏专为盐商灶籍子弟设立的教学设施。
- ⑮⑯《明史·食货志》卷 80、卷 79。
- ⑮⑰《天津县新志》卷 24、卷 17。
- ⑰《天津府志》卷 1，“诏谕”。
- ⑱《长芦盐法志》嘉庆卷 19。
- ⑲《续天津县志》卷 6，“海防兵事”。
- ⑳《大清会典事例》光绪卷 237。
- ㉑参见《马克思恩格斯全集》第 25 卷第 1024 页。人民出版社 1974 年第 1 版。
- ㉒《大英百科全书》第 17 卷第 14 页，1976 年版。
- ㉓参见罗树伟主编《近代天津城市史》第 86—87 页。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3 年版。

作者徐永志：河北师大历史系；邮编：050091。

（上接第 25 页）

- ⑤①嘉泰《会稽志》卷十七《草部》
- ⑤②《本草纲目》卷二十二《谷部·粳》，光绪十一年张绍棠校本。
- ⑤③屈大均《广东新语》卷十四《食语·谷》，中华书局 1985 年版。
- ⑤④舒璜《舒文靖集》卷下《与陈仓论常平》，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
- ⑤⑤吴杰译《中国经济史考证》第 3 册、第 167—196 页，商务印书馆 1973 年。
- ⑤⑥《农业考古》1991. 1. 何文。
- ⑤⑦《农业考古》1983. 1. 游文。

作者黄桂：厦门大学历史系；邮编：361005。